

情侣捡旧物改造100㎡洞穴之家： 花小钱也能舒适生活

子荷与铭悦的家像一个大地的洞穴，藏在上海闹市。这对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情侣，自己动手设计、装修、布置100㎡的老房子，耗时1年，连批夯土墙、刷水洗石都亲力亲为。

他们是捡“破烂”高手，能从拆房子的现场捡回废料，再加以改造，家里80%的家具是旧物：阁楼的窗框是捡来的，再顺势做一个龕洞；捡来的木板和抽屉柜，搭出水吧；从老木料厂淘木头，自己做床；工作室的铁门是从老家卸下的……

不论工作还是日常，俩人几乎24小时在一起，一位负责大框架，一位主攻细节；一位乐观主义者，一位追求完美。他们也许代表着当下的一种理想：过低成本、高质量的生活，少点“人为”，不要造作。

子荷说：“从普普通通的房子走出去，外面就是非常美的环境，才是最好的。”以下是她的讲述。

在闹市造“洞穴”居住

我是子荷，和铭悦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友。我们在一起生活4年多了。这个房子，是将近看了100套后决定买的。它的原始户型是很典型的上海石库门，一楼进门后是一个过道，再加二楼、三楼，实际使用面积100㎡。

装修了快一年，全靠我们自己设计跟创造，算上所有的家电花了20万元不到。

房间的使用分区是我们一起构想的。一楼半，是上海人所谓的“亭子间”，那里是我们的卧室。二楼有客厅、露台。三楼的阁楼是工作室。

我的专业是戏剧角色造型，主要把控房子的质感、氛围，细到用什么材料、哪种色彩。铭悦学的是舞美设计，更擅长布局动线，他做好测量后画出平面图和三维图，琢磨哪个墙往里面推一点、哪些水管电线的原始走向要改掉……

客厅，全都是夯土。我当初对比了50多种色版，买了大概10种材料小样。夯土这个材料，是我们试下来质感、耐久度和牢固度都满足需求，同时又能自己施工的。而且它里面的孔洞，可以吸收很多水分，干燥的时候又会散发出来，比较会“呼吸”，能维持房间里一种稳定的干湿状态。

有时候爸妈、朋友也会问，是不是比较容易积灰，打扫怎么办？其实不影响健康的灰尘我们是接受的。与其要一个一尘不染的房子，住得舒服更重要。

大地色是一种很有安全感的底色，加上客厅所有地方都是弧线，有一种很包容的、在子宫里的感觉，也像洞穴。客厅成了我们平时呆得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，朋友过来玩也都在这里。

在批夯土墙的时候，干脆留了一个“洞”作为共创区域，有朋友来做客，就往里边画东西。

我自己有点强迫跟完美主义，这里是唯一一个，我不去控制它任何的质感跟颜色的地方。很多来画画的朋友，有的已经绝交了，有的分手了，但他们互相不知道对方画的是什么，加一笔或者是盖一下，



朋友们的共创区域，也被称为“疗愈角”



子荷与铭悦的捡破烂日常



产生微妙的交集。

有的朋友工作在附近，下班了频繁地来蹭饭。也有朋友感慨“原来装修可以装成这样”，然后畅想如果自己有一个房子该怎么装，这个是我非常开心的。

成为捡“破烂”高手、大改造家

装修的时候，我如果看到一些要拆的老房子，就要过去逛一逛，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捡回来的。我们俩生活上，比较即兴，有一些旧物，是遇到就直接带回来了。

阁楼的窗框，是我们去无锡玩的时候捡来的。客厅通风了以后，可以跟上面的阁楼形成对流。窗户旁边，顺便就做了一个龕洞，佛像或者古老摆件都放在那，铭悦说叫“举头三尺有神明”。

水吧也是旧物拼凑成的。像这种窄的木板、抽屉都是从拆迁地方捡回来，做过抛光，上了木蜡油。可能乍一看会觉得这样生活是不是很困难，但我们自己会比较适应，因为比较符合平时的生活习惯。只要不嫌脏、有耐心，有些老家具其实打理一下就能用的，而且没有甲醛。

三楼工作室的铁门，是我六七岁时当黑板报用粉笔画画涂涂的，正好我爸整修老房子说不要了，从家那边直接锯过来安在了这里。

桌子是我读小学时做作业的桌子，水池也是小时候家里的。平时画画的区域，用很多老木板锯开了以后拼接成一块板，下面就是二手的宜家桌架，然后用捡来的木板当了隔板。

九宫格柜跟着我辗转过好几个城市，面板的颜色，根据以前住过的空间，换过红的、绿的。工作室适合白色，我就把它刷成了米白色。

我特别喜欢用自己动手做的东西，洗脸的、洗澡的、洗餐具的，家里的洗护用品全都自己做。

铭悦是金牛座，比较擅长在如何不降低生活质量的情况下，用一些优惠，或是买一些二手的东西自己改造。他做了一个一米高的床，把床板下改造成一个大抽屉，所有衣服都整整齐齐挂在里面。

NITORI沙发是铭悦说坐着舒服，一定要带回来的，我觉得有老年办公室的感觉，最后他自己偷偷买回来。为了让它看上去跟这个家更融合一点，我用旧布DIY了一下。有一截破得特别厉害，用一个比较硬挺的布给它缝合到一起，四角的流苏



子荷与铭悦

也是后面加上的。

现在用来装画纸的，以前是“地图柜”。淘来的时候整个柜子都发霉了，但里面的面板、夹缝全是完美的，我们把它放在外面暴晒，除霉消毒，然后整修了一下，还把旁边的轨道改成现代的金属轨道。

接受不完美

我们生活在一起，工作也在一起，几乎每天24小时都在一起。装修这个家，其实跟工作时候的分工、状态很像。如果是做一个大型舞台装置，铭悦会快速地把整个大结构做完，我做表面的装饰以及所有的细节。

我们俩认识是因为我找铭悦干活，然后聊到了我的画、手工。第一印象里，他是一个快乐的人，非常让人放松。他会自我夸奖，会觉得“哇我做的太厉害了，完美”。但是我爸爸对我的要求一直非常高，所以我习惯性地关注细节，喜欢把事情做到完美。大学的时候，如果某个作业无法让自己满意，我选择不交。

装修的时候，铭悦说，我们两个其实很厉害。可能我要费很大的功夫才会说出这句话，他就很轻松。他也经常夸我，告诉我生活里其实有很多很闪光的地方。

这段时间，他迷上用柚子皮做手工。做了一个女孩的人像，刻完后皱起来太厉害，变成了那种奶奶的皮肤，但他会一边做，一边把它放在这边，自我欣赏。

这是不是有点像自己在跟自己“团建”？去慢慢接受过程里的那种不完美。即使它没有让你满意，你是否可以接受它？这种接受对我来说，是一个非常疗愈的过程。戏剧、手工、装修、情侣之间相处，都可以是自我疗愈的过程。

情侣之间，冲突肯定是会有的，只要每次有冲突的时候感受一下彼此，好好去解决，推向一个我们都想要的结果就可以了。

人跟自然距离比较近的时候，确实更舒适、更放松。我们和杭州一个郊区农场合作，在那借来一幢小房子，将来可能半周在家里，半周在农场做些自己的工作。如果有机会，也希望每年有一大部分时间住在山里，从一个普普通通的房子走出去，外面就是非常美的环境，我觉得那样是最好的。但目前，我们只能“人为”地放很多植物在家里，弄成自然的感觉。

当下每个时刻都挺好的，一直往前走，去慢慢接近最理想的状态。（来源：一条）